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淑珍妃·末代皇后
妃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珍

妃

远方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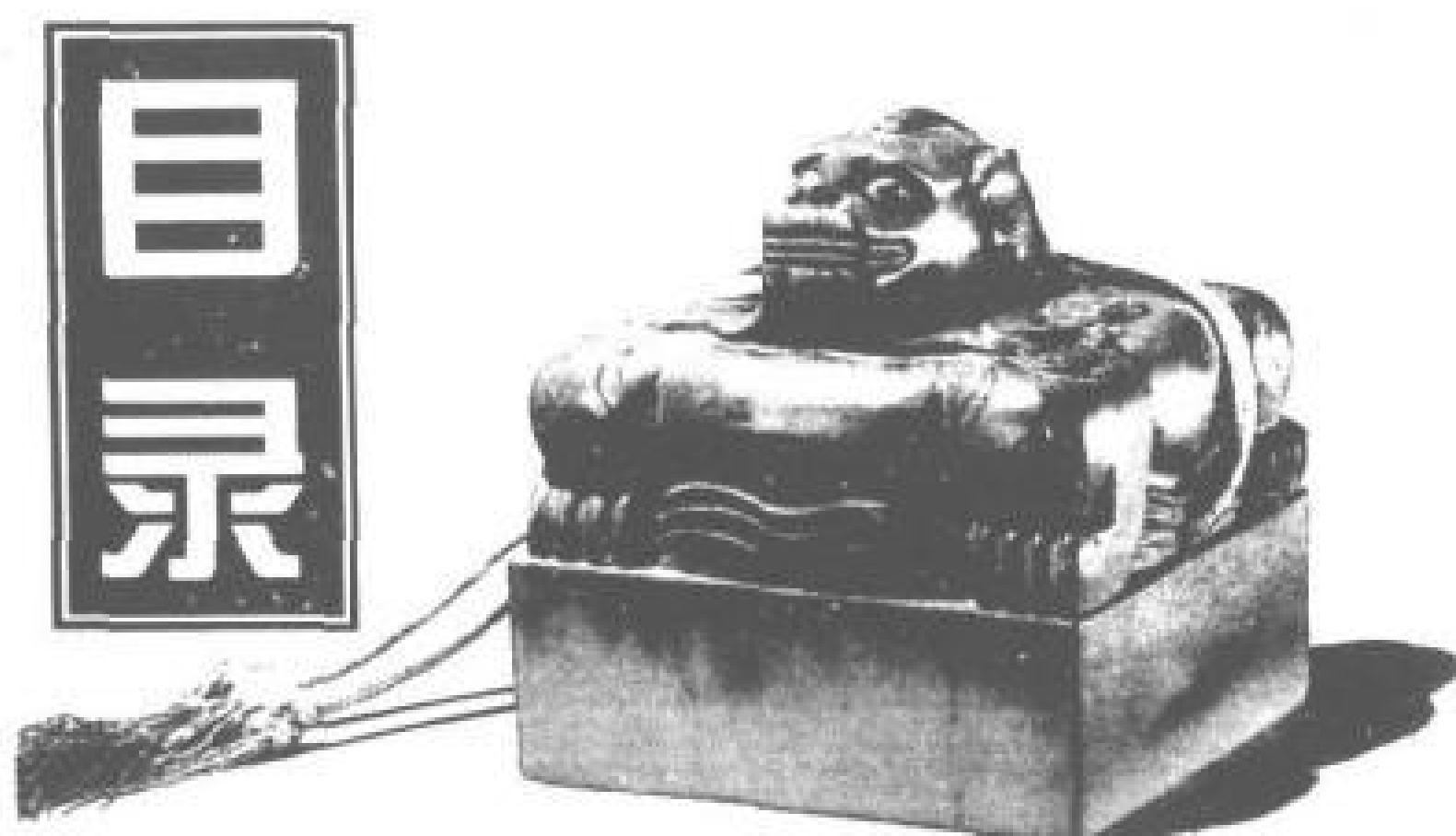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末代皇后
淑妃

远方出版社



珍 妃

第 一 章	一对苦命人	(1)
第 二 章	太后心思	(14)
第 三 章	光绪选后	(19)
第 四 章	叶赫那拉氏	(33)
第 五 章	皇帝大婚	(41)
第 六 章	鸾凤失谐	(65)
第 七 章	珍妃入宫	(75)
第 八 章	初涉爱河	(96)
第 九 章	送子观音	(113)
第 十 章	争宠风波	(125)
第十一章	风霜刀剑严相逼	(142)

第十二章 卖官受杖 (155)

第十三章 冷宫岁月 (184)

第十四章 投井之谜 (212)

末代皇后

第一章 皇后婉容 (223)

第二章 淑妃文绣 (252)

第三章 后妃醋海 (295)

第四章 “妃子革命” (312)

第五章 伪满皇后 (329)

第六章 打入冷宫 (340)

第七章 死的解脱 (355)



第一章 一对苦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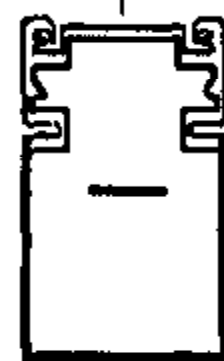


珍
妃

珍妃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日（1876年2月27日）诞生于一个官宦世家。

珍妃，满洲他他拉氏。她的祖先本是世代生活在寒冷的白山札库木的土著，在努尔哈赤的金戈铁马崛起于白山黑水之后，便随之四处征战，立下战功，隶属镶红旗。清军进关之后，他他拉氏也就远远地离开了黑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清朝初年，这个家族的地位并不怎么显赫，珍妃的曾祖父萨郎阿只不过是区区六品官。可是从她的祖父裕泰开始，似乎是官运亨通。在道光、咸丰年间，裕泰不断被清廷委以各种要职，成为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曾因镇压钟人杰起义、李沅发起义有功而被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最后晋升为太子太傅，官居一品。三个儿子也都是官。长子长敬曾为四川绥定知府，次子长善由山海关副都统升任广州将军，三子就是珍妃的父亲长叙，曾任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是官位比较显赫的正二品大员。就在珍妃很小的时候，这位已经成为三个儿子五个千金父亲的长叙竟然遇到一件始料不及的窝囊事，乐极生悲，酿成大祸。

光绪六年（1880年）冬，珍妃同父异母的二姐要出嫁了，新郎是署山西巡抚布政使葆亨的公子。大喜日子定在十一月十三日。如果是寻常百姓家，结婚这天吹吹打打，拜过天地、祖宗，而后开始平淡融乐的共同生活，事情就算圆满结束了。可





是这一对朝廷命官正二品大员的公子千金的婚事就不能这样马虎从事了，非要摆摆排场不可。双方父母精心筹备，亲朋好友送礼恭贺。在宦海中沉浮而又好事的政客们也利用这样极平常的小事制造出惊动朝野的大事件。

问题就出在珍妃的二姐结婚的日期上。不知是哪位“高手”的选定，竟然选中了“国忌日”。康熙皇帝就是在十一月十三日这天驾崩的。朝廷有明文规定，凡是列祖、列宗、列后的忌辰，百官一律禁止鼓乐嫁娶。或许因为圣祖离开人世的时间太久了，在为儿女结婚定时择日时，长叙、葆亨根本没想到十一月十三日会犯忌。

两位亲家忙着为儿女操持婚事。像他们这样在京城数得着的富贵官宦人家，婚礼的排场的确壮观，众多宾朋盈门，热闹得很，双方的府邸都是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在鞭炮声中，贺喜道喜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自然，贵宾们绝不会是空手来的，而且礼物尽可能贵重，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在这种场合拉关系争面子，唯恐被人轻视了。就在红灯高悬的喜庆时候，忽然有人想起该日为康熙皇帝的“忌日”，并且提醒乐昏了头的主家。闻听此言，长叙顿时兴致索然，冷汗都吓出来了。

久经官场风云的长叙、葆亨，当然最清楚在儿女婚礼喜日选择上的这一点不应有的疏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未出几天，慈禧太后就接到了一份参劾长叙、葆亨的折子，详细地叙述了国忌日珍妃姐姐出嫁时的热闹场面，指责长叙、葆亨身为朝廷大员，世受国恩，内跻卿贰，外任封疆，竟然藐法妄为，实在是罪不容诛。实际上，在天子之都举行的这一犯忌的婚礼，确实惊动朝野，引得朝廷内外沸沸扬扬，一些消息早已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慈禧太后异常愤怒，再见到参劾的奏折，更觉得决不能等闲视之，于是，下了一道懿旨，认为长叙、葆亨同样都犯了不可容忍的过失，应交部严加议处。就这样，长叙、葆亨两人的官运被儿女的一场婚礼“喜庆”地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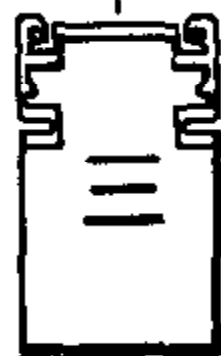
句号，虽然没有受到肉体上的伤害，乌纱帽却丢了，而且丢得很彻底——“革职”。

父亲的锦绣前程糊里糊涂地葬送了，而后来成为一代名妃的小女孩却还在南国广州快乐地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珍妃的伯父长善是当时官居要职的封疆大吏。他从同治七年（1868年）起任广州将军一职，权势相当大。这位正一品旗兵的最高长官没有像弟弟长叙那样儿女满堂，相反却膝下缺子少女，而他偏偏又极喜欢孩子，所以，珍妃有机会与哥哥志锐、志钧和姐姐（即以后的瑾妃）一起从四季分明的京城来到花团锦簇的羊城，长期住在其身为广州将军的伯父长善府中。

广州与天子之都远隔万水千山，可谓天高皇帝远。这块龙旗下的土地，较早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在船坚炮利与祖宗之法的抗衡中品尝了帝国衰落的苦涩。对一个在各方面都与外部世界隔离，从未觉得有与外域文化接轨必要的古老文化来说，当更具世界性、更有时代性的文化向她走来时，局促、不安以至强烈的排斥是本能的反应。不过一切较量的最终结果都只是显示出了大清帝国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清政府的权宜之计是让那些野蛮、无礼又无法摆脱的洋人们去远离天子的地方通商、贸易，以便眼不见心不烦。于是，广州这个具有与外邦交涉、交通历史的地方，此时这方面的功用就更加明显了。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洗礼，随着沿海、沿江十数个城市的开放，广州城接受和传播的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思想文化就更多了。

珍妃兄妹生活在这个与帝都北京迥异的南方都市，气候的差别似乎远不如文化环境的不同对兄妹的影响那么深远。在这里，孕育着中国鲜活的、崭新的文化，他们可以在轻松、自由的气氛中接受那些令人惊奇、欣喜的事物，而不必像生活在北京的官宦子女们那样心事重重地去沿袭、重蹈繁文缛节。伯父长善也不似一般的满洲贵族那样迂腐不化，他本人的卓越才能

珍
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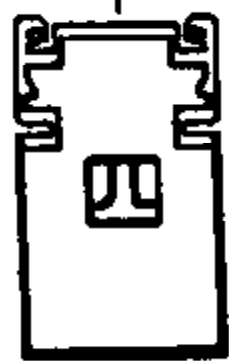


使其自信而开明。他对于侄儿、侄女们非但不限制、约束，反而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侄儿和一些新派人物交往、唱和、谈论时政；让侄女自由发展，培养活泼开朗的性情。

珍妃这个快活的小女孩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宽敞幽雅的将军府内飞来飞去。每当她踟蹰于园中玩耍时，她的姐姐就躲在闺房中或站在一边文静地观看着。将军府中有一座名为壶园的花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弯弯的小路和潺潺的小溪把一座座别有意趣的亭、台、楼、阁巧妙地串连在一起，一年四季馥郁的花香不断，幽幽地送到园子的每个角落，这真是个颇有几分诗情画意的好去处。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常常会着迷似地在这里摘花扑蝶，最让她感到新鲜的事情莫过于看着哥哥志锐、志钧与一些年轻的才子们在这里唱诗论文，激烈地辩论国内外大事。虽然她对这一切还都茫然不知，但是却每每从大哥哥们的话锋和争执中感受到几分新奇。常来壶园读书游憩的文廷式、张鼎华、梁鼎芬、于式枚等大哥哥，都很喜欢混在他们中间的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她常常睁着好奇的大眼睛问这问那，他们都和言悦色地解答。如果有时间的话，他们还和小姑娘在园中追来逐去地嬉戏，引逗小姑娘开心地笑个不停，而大哥哥们自然也更开心了。

光绪十年（1884年），珍妃天真、快乐、自由的南国生活随着伯父长善的卸任结束了，于是她又重新回到京城父母亲的家中。虽说是回到了自己家中，她反倒觉得像是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她要像许多富家豪门的千金一样学习各种礼节，做贤淑静雅的女孩。随着年龄的增长，童稚的梦悄悄地飞走了。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学会很多的技艺，吟诗、作文，博通文史掌故，琴棋书画也各得其妙。

就在珍妃回到北京以后，原来广州长善将军府中的常客文廷式也到北京谋求发展。长善向弟弟长叙推荐文廷式，赞赏他的见识，推崇他的才学。于是文廷式便成为珍妃姐妹两人的家





庭教师。珍妃在广州时就与文廷式熟识，亲昵地称文廷式为“三哥哥”，在北京重新聚首，并有师生之谊，自然使之十分欣慰，学习进步得相当快。

光绪十三年（1887年）冬，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她要为自己的干儿子、当今的天子载湉选择佳偶，令各大臣有少女的全都呈报备选。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选美开始了，在几十名候选人中珍妃姐妹没有落选，直至参加了由五名少女激烈角逐的最后“决赛”，且由此阴错阳差地走进紫禁城的皇宫大内。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闯入了天子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不过，纵有无限美好的遐想，她也无法想象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光绪皇帝将给她带来些什么？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北京西城太平湖醇王府喜得一位公子。由醇亲王嫡福晋生下的这位贵公子与清朝皇族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他的父亲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那日，慈禧太后兴致很好，赏赐了新生儿许多珍宝，还亲自赐名，用硃笔随手写出“载湉”两个字。她解释说，湉是安乐愉快的意思，希望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得到安乐愉快。

这个惯施阴谋诡计、精明绝顶的女人此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她所赐名的孩子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安乐愉快，他后来接掌了她儿子的御玺，并且与她自己的后半生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

据说，载湉刚刚出世时，颇为迷信的醇王爷奕譞请来两位京城著名的星相家占卜，星相家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孩子将来要做大清帝国的皇帝！”这句话可把醇王爷奕譞吓了个半死。他的侄子同治皇帝正好好地坐在龙廷上呢！如果这些荒诞、离谱的话传出去，岂不是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吗？醇亲王奕譞严严实实地封住自己的嘴，连对自己的老婆也没敢透露星相家讲的那些话。



小载湉在富裕、平静的醇王府无忧无虑地生活了四年，在众多亲人、仆人的呵护、照料下，长成了一个小小的美男子，并随着一位饱学端行的老先生开始认字、读书、学诗、作画。他似乎很有些艺术天赋，小小的年纪，只要看到有意思的东西或动物，便会马上找来画笔将这些东西或动物画下来。望着他可爱的样子，醇亲王奕譞和嫡福晋都很高兴，希望孩子永远在父慈母爱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不料，年轻壮硕的同治皇帝由于母亲——慈禧太后过分干涉其私生活，难与爱侣孝哲毅皇后一起卿卿我我、鱼水偕欢地生活，恼怒之下，终岁独宿乾清宫，后来干脆微服私行到紫禁城外半开门私娼户寻开心，结果染上了致命的梅毒，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年1月12日）便以19岁韶华之年凄惨离世。同治皇帝的早殇竟然为星相家的预言成为事实提供了前提条件。

慈禧太后的确和一般女人不同。虽然独生儿子不幸夭折，她也哀伤痛苦，咒天咒地，但是却能够遏制哀伤，化悲痛为力量，十分有条理地处理着清王朝的各种事情，策划挑选合适的人继承大统。按照清朝的惯例，故去的皇帝如果没有子嗣继位，那么就应该选择比已故皇帝晚一辈的人嗣位。但是慈禧太后决定不这样做，他要依照自己的主张去选择同治皇帝的继位者，不惜破坏祖制。她自信她有把握说服乃至压服那些朝中重臣和皇亲国戚，使他们听从自己的安排。因为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千方百计向皇帝邀宠的少女，而是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在与对手的较量中总能获胜的大赢家，大清国最有权势的女人。所以她不怕任何人反对。

可让谁来继位呢？

她的安排当然是为自己着想。失去儿子的痛苦丝毫没有淡漠她的权力欲，反而促使她不顾清朝的祖制，一意孤行，欲立一个小皇帝，以便自己控制皇室，操纵朝政。她十分清楚如果



选立比同治皇帝晚一辈的人继位，她自己只能退为太皇太后，拱手让出朝政大权，找个清静之处颐养天年；再者，同治皇帝的子侄即溥字辈中只有一位名字叫做溥伦的可以考虑，但是溥伦已经17岁，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了，怎么能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自己发号施令？自己岂不是不能再干预朝政了？

这个年少时的尤物已经变成了政治动物，如果让她离开炙手可热的权力，就等于让她死，甚至比死还难过。她不能，也决不会轻易放弃一丝一毫的权力。而稳固自己地位的最佳选择就是给已殒的同治皇帝找个替身，这个替身其实并不难找，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她的亲妹妹与先皇咸丰皇帝弟弟的儿子——载湫，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首先，这个孩子尚在髫龄，可塑性强，加上性格比较温顺柔弱，易于控制。其次，他与同治皇帝同一辈份，让他继位，不妨碍自己继续做皇太后，避免了升为太皇太后之后不能再干涉朝政的尴尬局面。再次，载湫与自己的亲缘关系极近，既是咸丰皇帝的侄儿，又是自己的外甥。这可以说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双重亲谊。而载湫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又比较容易驾驭……慈禧太后打着如意算盘，小载湫的命运就这样被慈禧太后暗中决定了，而大清帝国一位最富悲剧色彩的皇帝遂将不可避免地被这个铁腕女人扶上王座。剩下的只是走走过场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夜，清王朝一些重要的皇亲大臣被传入宫去。他们顾不得冬日的风寒，丢下睡得热烘烘的被窝，急急忙忙赶到养心殿，在养心殿西暖阁外等待着召见。惇亲王奕訢，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譞，惠郡王奕祥，贝勒载治、载澍，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和崇伦以及徐桐、翁同龢、王庆祺、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郃、张家襄等人在森严的气氛中，参加了这不同寻常的御前会议。



惯于玩弄权术的慈禧太后真不愧是一位极富表演才能的好演员。在这群恭恭敬敬的大臣、亲王面前，慈禧太后表现得很冷静。她说：“现在同治皇帝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是继统之事尚未确定，请你们拿个主意，看看宗室中谁能承大统？”

有些王公大臣对慈禧太后非常了解，知道眼前这个女人肯定心里有了主张，故而一言不发，以致好半天没有人答话，殿内鸦雀无声。不知哪位不长眼睛者竟忍不住说了句：“请皇太后选择溥字辈中贤明的为皇帝后嗣，而年长的溥伦可以考虑迎立。”慈禧太后马上摘下和善的伪饰，厉声回绝：“溥字辈中没有够资格继承大统的人。最合适的人我看是醇亲王的儿子载湉。载湉现在已经四岁了，是先皇的至亲，就如同我和先皇的儿子一样。此刻，我们就决定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继承大统，立即入嗣大位。”随后当众宣布了同治皇帝的死讯。

到这时，皇亲大臣们谁也不敢表示反对慈禧太后的意见。可是醇亲王奕譞并没有因自己的亲儿子入主大内而喜形于色，反而大惊失色，晕倒在地。恭亲王奕訢马上唤来内侍把奕譞搀扶出去。再看慈禧太后，当即便以两宫皇太后的名义颁发懿旨，宣布载湉成为清帝国第 11 位皇帝：

（同治）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貳，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皇帝）为嗣，特谕。

一道懿旨就这样出台了，载湉成了大清朝的一位皇帝。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对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虽然有的不赞成，但是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有些讥评也不过是私下里的议论，没人肯轻易地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去冒险，阻止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可是，仍然有人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指责她不守祖制，扶植载湉入承大统。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吏部主事吴可读毫无顾忌地指斥慈禧太后让载湉承继咸丰皇帝入承大统当皇帝，是一误再误，违犯了清王朝皇帝之位父子相传的家法，应该为同治皇帝立嗣，如此，则同治皇帝未有子而有子，慈禧太后未有孙而有孙。他深知此番言语必定会使慈禧太后恼羞成怒，惹下大祸，所以选择了在护送同治皇帝灵柩归葬惠陵后返回北京的途中，怀揣一首绝命诗和这样一个表达自己心愿的遗疏，于蓟州马神桥三义庙服毒自尽，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悲壮之举——“尸谏”，很有些历史上忠臣的气概和风度。当然这是后话。

一道懿旨便改变了醇亲王奕譞的爱子载湉的命运。当各种仪仗来到醇王府，迎接载湉入宫时，他还熟睡着；当太监们忙着给他穿上蟒袍时，他仍不清醒；当鸾舆抬着这个年仅四岁的男孩离开家走向紫禁城时，他只是觉得疑惑。他哪里知道从此要告别母爱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开始在那个他要恭称为“皇爸爸”的女人的雌威下委委屈屈地做一国天子？！

光绪元年（1875年）一月二十日，在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在一个乳嗅未干的孩子面前，满朝文武大臣连连磕头，山呼万岁。做了皇帝的载湉，坐在大殿里不声不响，像个小大人儿似地观看着各项大典礼仪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新皇帝年号“光绪”。

登基大典结束后，光绪皇帝便被送到了自己的寝宫——养心殿，从此，他便是这里的主人了。从雍正皇帝开始，历代皇帝都在这里“宵旰寝兴”。光绪皇帝一到了这座宫殿，顿时觉得原来自己家的厅堂是多么狭小。小皇帝在富丽堂皇的殿中走来走去，不断地感受着它的伟大。不过，他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皇帝。这个小皇帝觉得他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除了乳母外，全部是陌生人。毕恭毕敬的太监、宫女们，他一个也不认识。对于皇太后，他也是同样不熟悉，特别是慈禧太后让他觉得一点都不像自己的额娘那么慈祥。不过，他已



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之，他的姨母已经是他的嗣母了，他要叫她“皇爸爸”。小皇帝很乖。似乎他知道在这个没有亲人护侍的地方必须乖一些，只是他不明白，皇太后明明是个女人，为什么偏愿意做“爸爸”呢？

大清帝国又有了一位年幼的皇帝，慈禧太后遂度过了因亲子之殇所引起的权力危机，两宫皇太后得以继续“垂帘听政”。此时，慈禧太后又故伎重演，假惺惺地颁发了懿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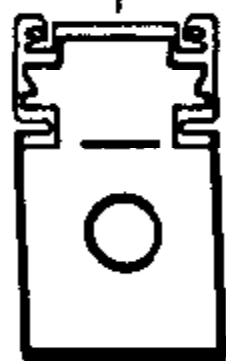
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光绪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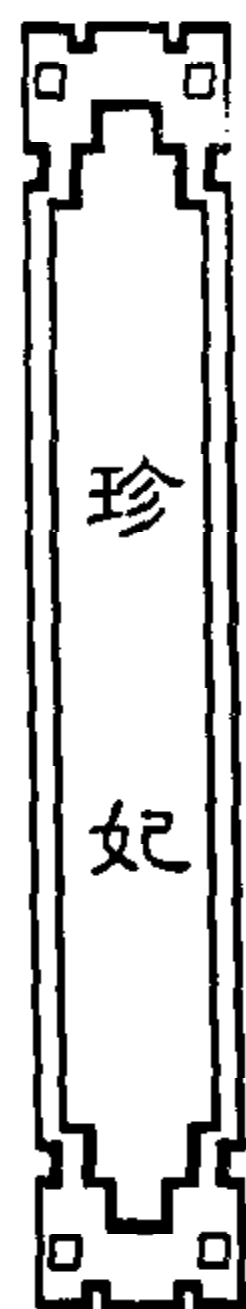
自光绪皇帝进宫后，慈禧太后就开始了她的驯化工程，“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她曾经这样剖白自己在光绪皇帝身上花费的心血：

皇帝（载湉）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衾，节其衣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

诚然，慈禧太后对于光绪皇帝的起居饮食、培养教育是够重视的。平常时候，她曾传令以茶点款待他，高兴时，还把他抱到怀里，嘘寒问暖，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亲手教他识字、读书。见他累了困了，就让他到自己的榻上安歇。他患病时，她更命令太医细心医治，有时还亲自动手为他擦洗因病从肚脐间流出的黄水。可是这一切都不是完全出自圣洁的母爱，而是一种笼络光绪皇帝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爱的投资。

实际上，慈禧太后对于小皇帝载湉所表现出的那些慈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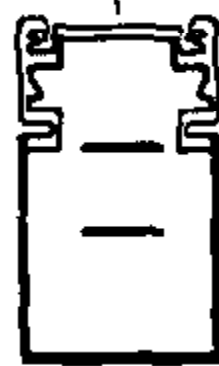
珍妃

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她代替亲额娘在光绪皇帝心目中的位置。因为她在表现慈爱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注意培养光绪皇帝对自己的绝对服从精神。慈禧太后有时还故意利用一些小事来训斥、教育光绪皇帝。对于光绪皇帝办的事，稍不如意也要暴跳如雷，大声责备，动辄呵斥之声不绝，情急之下，又加鞭挞，或罚他长跪，如果没她的命令，就不准起来。有时一见到光绪皇帝的面，她就大兴问罪之师，疾言厉色，且不容许光绪皇帝解释、申辩。

光绪皇帝本来年纪尚小，对一些事情不明究竟，加上还有口吃的毛病，更是有嘴说不清，只有战战兢兢地受训。久而久之，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的眼里比狮子、老虎还厉害，见了她就怕得要命。不仅如此，光绪皇帝还落下一个胆小的新毛病，听到大的响声，如吆喝声、碰撞声、锣鼓声都有几分害怕。

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光绪皇帝对外界环境过于敏感。他努力克制自己淘气、顽皮的天性，压抑、掩饰内心的情感，慢慢形成了对慈禧太后的惧怕心理，个人性格也过于懦弱。这说明光绪皇帝进宫以后便失去了细心照顾自己出入、料理自己饮食、体慰自己寒暖的母爱，性格扭转变形。而从名分上应该亲爱他的慈禧太后却根本没有给予他无私的母爱，这使他异常孤独，童年生活极为不幸。光绪皇帝虽然还未弄明白皇帝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掌握任何权力，但是似乎已清楚地领教了“皇爸爸”的威严。

光绪皇帝再也无法从生身母亲那里获得母爱了。自从进宫以后，他与生身之母就被活活拆开了，真是咫尺天涯。虽然他想念亲额娘，但是却不敢擅自提出，惟恐慈禧太后不高兴。他母亲几次进宫来，使光绪皇帝十分兴奋，可是又都不能母子单独见面，想念亲额娘的话根本就没有机会说，结果和不见面没什么不同。光绪皇帝尽管还是孩子，但是一想起此事，就感到





心里十分难过。终于有一天，慈禧太后开恩，让这对阔别数年的母子单独见面。在亲额娘的面前，他哭了。这是他进宫后第一次不用压抑自己感情的失声痛哭，他一把抱住早已泣不成声的亲生母亲，好久不肯放手。

在宫中，他每天的生活是极其单调、呆板的，对于还是个孩子的光绪皇帝来说简直无异于一种严厉的刑罚。起床后，先吃早餐，再给皇太后请安，随后便要跟着皇太后上朝，看皇太后是怎样处理全国的大小事情，怎样指挥和训斥那些高矮胖瘦的男人们。

他吃饭的时候不能自己选择，虽然每餐都有几十道菜，摆满餐桌，可是离光绪皇帝较远的菜有些竟是装点门面的，今天端上来，明天搬下去，早已经变味儿了。就是新制作的佳肴，多是不咸不淡，毫无滋味，加上从御膳房端到养心殿时热的变凉了，稍微有些滋味的也变得不那么可口了。再说，一桌饭菜中可能没有几道是适合孩童成长需要或正对光绪皇帝口味的；即使是光绪皇帝爱吃的饭菜，太监、乳妈惟恐他因食致疾，从而获罪，所以备加“爱护”，劝其少食。光绪皇帝因此而常常吃不饱饭。他有时让御膳房换些饭菜，可御膳房不仅不遵旨照办，反而向慈禧太后报告光绪皇帝挑肥捡瘦。结果慈禧太后又把光绪皇帝召到跟前，狠狠地训斥一顿，要他从日常生活琐事中注意培养俭德，不能奢侈。可她自己却穷奢极欲，大肆挥霍。一国之君这时也尝到了忍饥挨饿的滋味。后来他只好自己到御膳房去想些办法。每次到御膳房，他都要先翻吃食，找到以后，拿起来就往外跑。等到太监追上，跪地哀求时，大半儿馍馍早已入了小皇帝的空腹。

由于年幼贪玩，光绪皇帝在书房里时不时也会生些事端，但是总的说来，光绪皇帝学习比较勤奋，读书十分用功。自光绪元年（1875年）腊月初八，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小皇帝就准备在毓庆宫入学了。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为他挑选的翁同龢